

馬華文學

12

2013年2月

陈雪风

小辑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 对 / 卢佩伊 李宣春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3年2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坛

2013年2月 · 第12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至于一瞥 / 李天葆

04 老规矩 / 黎紫书

05 说故事人 / 李宣春

陈雪风小辑

08 类似文字游戏

12 杜运燮确实值得缅怀
——回应许文荣的发现

小说

16 云烟 / 林颜

散文

32 感慨 / 陈政欣

36 探亲 / 林迎风

诗

40 冷衣 / 赖殖康

41 刺青 / 黄翠云

42 复活节 - 如何下台 -
回到历史现场 - 对影 / 李宗舜

44 偷窥 - 城底 / 陈伟哲

45 风雪恋星变奏曲 / 牛油小生

2012新纪元文艺营

50 花开的灿烂——
记2012新纪元文艺营

52 马华文坛消息

58 书讯

62 稿约



主编的话

这是充满感慨的一期。

为了悼念资深马华文学斗士陈雪风先生，于是安排一个小辑，刊登他未录用的两篇文学观点。无论是他主观的评论也好，抑或评论内容没有所谓的价值也好，那都是他。封面图即陈雪风名片的画像。

陈政欣在散文版的《感慨》，从电脑中可随手删除和储存档案，表达感慨；林迎风的《探亲》过程中，看着地方的转变、一所近乎被遗忘的华小，表达感慨；另一篇《用吉他的声音，送已故谢继麟》，悼念刚离世的音乐人谢继麟。

小说版的《云烟》，来自砂拉越的林颜，写一段异族恋的悲剧。

仿佛岁月都饱含了忧伤。

诗版十分丰富，横跨了老中青：李宗舜、黄翠云、牛油小生、陈伟哲、赖殖康，尤其感谢李宗舜（黄昏星）赐稿，对《马华文学》支持。

《风雪恋星变奏曲》由作者亲自排版，为了保留原创精神，诠释文字的最佳意境，因此特例以繁体呈现。

2012新纪元文艺营参与者只有二十人左右，文学像是一种严肃而乏味的东西，让年轻的朋友宁可沉浸在网络里，也不愿回到现实。文学还能怎样玩？只能是这样而已吗？既然《马华文学》脱离了平面的限制，就应该做一些不同于平面的事，也不必在乎主流大众的眼光了。

我期待，平静的黑暗中，冒出璀璨的花火。

六、七字辈的专栏作者大风吹，感谢黄锦树和曾翎龙的支持，2013年我们迎来了李天葆和黎紫书，希望八字辈的李宣春压力不会太大。=)

才A

李天葆

文字人，在时光桥畔看残楼倒影，在灰烬中想象旧日粉艳。



止于一瞥

年近岁末，就巴不得要开始回顾了——一年月一个个推上去，周遭大事也就免了，没什么可说，心里有数，琐屑的个人所感，仿佛过滤到近乎无了。犹记得年初除夕，亲人到酒楼吃团圆饭，难得一聚，也便不在意菜肴如何，譬如那酱红色排骨烧得非常“死硬派”，顿时叫人愿意缅怀什么“入口即化”的套语，只是足踩团花祥云地毯，周围人声鼎沸，仍然还有不少入夜凑热闹，赶上了兔年尾巴，自有一种

恍惚的喜欢。当晚回去，无端就病了，发烧咳嗽一样样来，整个新年十天都在对抗病魔，痊愈后年节几乎要过完了，其实春未了，花事未了，可一树繁花似乎落尽，总是略带懊恼，年头的热闹到底没有份儿了。毕竟不是儿时，年岁挨近沧桑，能够好天出门，已是难得，拎一手杖，可乘搭轻快铁，到礼传酒店附近，月台往外望，河畔有一大簇红艳，是凤凰花，风来火焰燎原，很是触目，看了心平气和。又或者住家附近是城里老区，照旧有人逢初一十五，买玉簪花来奉神——那忽近忽远的香气，也隐然是一种往昔的花香，可能再过没多久，人们随时会遗忘，将之视作虚幻之花，活在旧书典籍里。

书还在看——谷崎润一郎的大阪四姊妹故事，几个不同译本，交错互看，只是封面新而美，不见得是最好的，只有那印刷得密密麻麻的版本，文字雅驯流畅，看得入迷，浑然忘记那时空语言的障碍。谷崎另一本小说，假托古时史事，虚实参半，说是十三岁法师丸偷窥少女夜捧武士头颅，欲望投射，一心欲变成那被洗净的人头，好好安稳的让少女爱抚。要看个时新的，较为兴趣范围的，《甄嬛传》七册回到旧日追看的时光，流潋紫熟看金枝欲孽和红楼梦的副产品，恐怕是连她自己始料未及。要在红尘学习静观繁华和黯淡，读一本王世襄，《锦灰堆》还是《京华忆往》，那扬之水细述前朝旧物，也难得有隔岸看灰烬幻影的美。

只是这年头都说坏——海王星进入双鱼座，这不是占星学的八卦么？看见海水倒灌，淹入纽约地下铁，仿佛印证。我们这里太容易风云变色，天雨淅沥，大抵挨近中秋，时而骤雨，时而细雨，所谓九皇爷神诞，接着印度屠妖节，总说会下雨的。时间已过，索性将原本东海岸的雨季席卷过来，天时转换，世事没有永恒，开启的也许是个破败和繁荣交织的时代，或者止于个人冷眼下的小世界，匆匆一瞥，这一年要过去了。马

黎紫书

1971年出生于怡保，女。写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与散文集。



老规矩

我 开始在想像自己年老的模样了。

当然会满脸皱纹，一身老人斑。会老态龙钟，笑的时候会亮出几颗或一整排几可乱真的假牙。会服用各种维他命，却仍不免隔三岔五地出点小状况。眼睛会老花，听觉不灵光；会健忘，会痴呆，会早起，会喜欢睡午觉。

人如果有幸老去，以上这些，大概都是“老规矩”。

我在加拿大四天三夜的火车旅途中，就遇到过两个这样的老妇人。那是年近八十的白人姐妹俩，夜里登车，走路都颤巍巍的，似乎连身上的脏器都有点松脱，会因为路程颠簸而摇出咣咣当当的声音。

为着一床她们爬不上去的卧铺（可是她们怎么敢买上铺的票？），一盘装饰得不错的牛排（她们是肯定嚼不动的），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什么风景（枫红的斜坡或雪白的山顶）……这对姐妹几天里无日不在碎碎念，没完没了地喊着“*Oh my God!*”和“*My goodness!*”

我以为人老了看尽世态，自然会变得淡定从容，哪还有那么多事值得大惊小怪？一问之下，才知道“老”不必然就有过种种体验。这两人平日不常远行，那是她们第一次结伴出门，没让儿孙随行，登上她们从未坐过的长途火车，就姐妹俩相互扶持。

听过这番话，我便明白了这对烦人的姐妹何以对火车上的这事那事有种种惊讶。说破了，她们是西方白人世界里的两个“大乡里”。但我不知怎么竟因为艳羡而对她们产生了奇怪的好感。真好啊，都老成这样了还能动如此的念头，有这般莽撞和勇敢。

那火车停站的时候不多，有时候只停个十五二十分钟又要开行了。但两人中的妹妹有烟瘾，而因为车里禁烟，因此每次靠站她都必然下车。姐姐是肯定陪着的，两人一路“*My God! My Goodness!*”地穿过狭窄的行道，拖拖拉拉地走出车厢。记得在Jasper停车时外面下着雪，我因为畏寒而留在车里看书，抬头看见她们就站在外头，妹妹在抽烟了，两人都不说话，站在飘雪的月台上目光一致地凝视着我所在的车厢，然后对我微笑。

那一刻，我想像自己是动物园里被囚禁着的，可怜的珍奇。

我与她们在终站挥别，那是在大城市温哥华了。在告别时的寒暄中，她们还重复夸着我勇气可嘉，都走过那么多地方了。而我那么真诚由衷地说：“但我不敢确定以后我老了，还不敢不敢，还能不能登上这列车。”

李宜春

生于诗巫，福州人。
目前就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所硕士三年级。
转眼近三十岁，就那样写了这些年。



说故事人

下了一整个星期的雨，终于停了。中坜的温度依然偏低。一个下午，躲进戏院看李安。看少年和孟加拉国虎在海上漂流。特制镜片夹在眼镜上，蔚蓝剔透的海水一直一直淹过来。日升日落，实景幻象。我是被撼动着的，像缓慢翻阅一本图像小说，想把每一页每个细节都观看仔细。孟加拉国虎的毛色，少年身上的盐粒，海水的叠影，飞鱼的鳞片。我必须非常安静，且异常专注。

李永平的长篇小说中也有个名叫“永”的少年。少年在婆罗洲河域移动，身边围绕着古怪的洋人和冤死的女鬼，还有那个发誓与他形影不离的荷兰女子克丝婷。因为论文的关系，少年在我脑海长住下来。论文写得很业余，论证过程有些牵强。自觉，我还是有的；学位通不通关，没有太多让我挥霍艺术家任性的余裕。学术文章强调论述理智，只是截稿压力绵延催迫，小说文本也看得磕磕绊绊。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婆罗洲？我在小镇成长的日子，见惯不惯那泥淖滚滚的拉让江河口，以及乡下老家默默生成的果树菜园。如果你也认同婆罗洲是一头大腹便便的母狗，那我自小就生长在牠背脊某处有个凹槽的地方。小说必须允许一些技术从中操作，必须要让一点材料把事物装抹成另一个模样。比方说，朱茵白天是紫霞，到了晚上就必须是青霞。小说里的婆罗洲，也必须翻新再造，必须如斯陌生又恒常熟稔。

李安的少年抵达一座榕岛。白天，她供养喂食活物；夜里，她腐蚀消融肉身。于是，那个正负相应悖反的逻辑一再出现。少年离开榕岛的时候，画面上镜头拉远，用一个远景显现岛屿的轮廓，那是一个躺卧的女人身躯。我遂想到李永平而今定居的淡水，河的对岸有“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我不知道，这两个我父辈、祖辈的男人，何以为“少年”的故事所牵动、沉醉。电影结束的时候，我满脑都是海水的声音，世界的喧嚣轻轻碎裂成粉末散去；小说翻到末页的时候，我的岛屿静默成一片洪荒。故事的最后，总是没有人好好地告别。毕竟那只是一个故事，等一等，又会有另一个故事开始叙述。马

陈雪风

小辑

- ◆ 类似文字游戏
- ◆ 杜运燮确实值得缅怀
——回应许文荣的发现



陈雪风（笔名：郁人、纪照、梅雨天、风塔等），大马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兼资深报人，人称“潮州怒汉”。1936年3月20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祖籍潮州。在新加坡《民报》任职，1962年8月进入《南洋商报》，历任编辑主任、副刊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93年退休。业余从事文学写作。

节录《关于路》

在走过的路上，有过不少朋友，也许还有不曾相识的心仪者；有过一些敌人，还有爱恨交加的。友好间，因为有批评，有的后来疏远了，有的反目成仇。敌人中，有的又成了莫逆。不过，请别告诉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是朋友，那是一生一世的事。若真正是敌人，“握手言欢”无非权宜。

在现实里，我要特别记一笔，最近我常回到十五碑宵夜独酌黑狗啤，时有路过的旧相识，一面走他的路一面招呼：“老陈，下班了啊！”而久远的，新近的往事，就如潮汐向我淹来。

眼下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寒蝉呜咽：知了，知了，秋将萧瑟了春的生机；知了，知了，雄心孤寂于白茫茫；白茫茫的大地，白茫茫的天空白云。

【部分著作年表】

1. 文学批评《陈雪风文艺评论集》1962年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2. 诗集《多重的变奏》1988年野草出版社
3. 散文《无叶的果实》1989年十方出版社
4. 文学批评《墨笔丹心》1990年十方出版社
5. 杂文《风生不谈笑》1992年千秋事业社
6. 文学批评《关于文学的思考》1995年千秋事业社
7. 诗集《我吟我吼》1996年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8. 文学批评《走下去就是道路》1998年野草出版社
9. 编《马华文学朗诵诗选》，2005年雪华堂出版
10. (合集)《是诗非诗论争辑》1976年野草出版社
- 11.《无非关心》1999年千秋事业社

类游戏 类似文字

博 特拉大学外语局中文组研究生吴小保，向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的学术研讨会提呈的论文〈华人与华马文学〉，辟头就说：“马华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在学界与文学界是个不稳定的概念。”

什么是“不稳定的概念”？

这是因为马华文学史家方修把马华文学的滥觞定在1919年。鉴于当时新马的华文报章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思想与新精神的白话文章，“因此，他说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

而“众所皆知”，所谓“新思想与新精神”的白话文章，是指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的文学作品。

吴小保指马华文学的界说是“不稳定的概念”，主要的原因在此。因为他指方修说的马华文学的起源，“是不符合新马华人社会的文化历史。”

新马华人社会的文化历史怎样呢？他说：“在白话文学之前本区域（新马社会变成了“本区域”）即有古典文学传统。”

实际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机会来了，我们在频频呼吁改写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学者与精英人士，岂不是可以着手研究，先撰写一部“马华古典文学史”，再进一步改写或重写马华文学史，何必苦苦缠着方修的马华文学史。

吴小保很小，年纪轻轻的，说的话（包括文章）却是熟头熟面。因为他的意思，我们都可以由黄锦树或庄华兴说的话或文章里找到出处。略，不过在人云亦云。

吴小保在重述别人的言论时，抄了不少别人的话语与文字。他也学人家说，马华文学若遵照方修以及这些年来定义与界说的诠释，那么，就会遗漏了“十九世纪末至二战前后的峇峇马来文学，以及在独立前后开始的英文与马来文创作的华人文学”。我要请问吴小保，你看过峇峇的“华人文学”吗？你在行文中，悄悄地肆无忌惮地把“华文文学”的“人”字改为人是什么意思？是你的篡改呢？或是有什么根据？所谓英文与马来文创作的“华人文学”的界定与表达，请你举出几本著作的文本，学术研究不是空口说白话可以敷衍塞责的。

（二）

吴小保搬用了许多术语，又引述了沙禽、张锦宗等人和一个名叫科恩（Anthony D. Cohen）的外国人的言论，点出或印记，“当初，黄锦树意欲更动马华文学定义时，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学科范畴转移的问题，还包括更动主流华人的文学认同对象”，莫名其妙地突而来了一个“然而”，便说，“正如前所述”，‘华人文学’不被人们接纳。”

吴小保的感触与慨叹是有理由的。“华人文学”不被人们接纳。这是事实。

不过，这里面的前因后果，却不是他所谓的“正如前所述”。吴小保说“华人文学不被人接纳”，他其实不必去概究为什么如此，而去找理由的。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华兴的朋友黄锦树已在博大的课室演讲：人民不需要马华文学。对于某些学生来说；老师说的话是必有道理的，可以依样画葫芦。

关于“马华”与“华马”的名称问题，我听不入耳。

如果说，方修撰写的文学史，的确有他周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与一定的主观视野的影响，存在着某些不足与欠缺的地方，他们何不就寻找出具体的情况，拿来进一步研究一探讨？

虽然我们有精湛的文化内涵与传统，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然而，我们的文学，是要沿用马华文学呢？或必要改称华马文学？它却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只是在议论一个代号罢了！

是不是论者另有潜台词与目的？我觉得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事。

也许它只是我们新新一代的新游戏，名辞的游戏而已。

在大会上，吴小保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后，我曾问：吴小保先生，你说华马文学的研究是科系的研究，以此与方修的马华文学划清界线。那么，我请问：你认为方修先生的研究是研究吗？若是，又是什么研究？

然而，问题却被抛诸脑后。

在吴小保论文的文末里，当他肯定“华人文学不被人接纳”，紧接着就说：“反对声音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以认同对象为思考出发点，另一种是从学科着手。……”

吴小保的表达，文理很不通。

他的“反对声音”是指什么呢？是指反对“马华文学”不被人接纳的说法呢？或者是指反对“华马文学”的说法？

(三)

无论如何，我是必须承认，我听与读了〈华人与华马文学〉后，我欣喜地要说：吴小保，孺子可教，也可敬。如果他能加油地继续走下去，必定有他康庄的道路。因为他的游戏玩得很用心认真。我不能认同他马华文学与华马文学所持的观点与立场。我很肯定地认为，任何研究或改变研究取向与焦点的探讨，都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存在过的现象）与文本。我觉得“华马文学”命名要取代马华文学的论述出发点，一直欠缺足够的主要依据，不能说服人。比如说，马来亚历史上，虽曾出现存在过以马来文表述的中国古典小说与传说故事的文本，马华文学史的撰著不曾包含在内。然而，那些读物可被视为文学作品吗？何况这类读物，也在历史上已消淡出，以至消逝之后，就不再继续生产。它可说已不存在了（不但没有阅读者，也未有沿袭的发展。）不提它，是犯罪吗？

至于说，马华文学的定义与界说，影响了华人以华文之外的语文创作的作品被遗弃。这可能是有需要关切的问题，但它在当下来说，并不关宏者，不是需要即被提到的定义来探讨的问题。我们来为这些问题费文笔口舌争论，我以为是不太需要。

再说：你能肯定林天英和其他以马来文或英文作工具创作的作者，他们愿意或有需要被正名为华马文学作家吗？

假设这些都是问题，谈论马华文学必须改为华马文学的人，岂不都成了杞人。

当然，如果有机会与有必要，我是愿意听吴小保由华人与华马文学的外延或拉开的相关议论，再研究，以便谈谈我的看法。马

2012.6.16

杜运燮确实值得缅怀

回应许文荣的发现

(一)

在拉曼大学举办的《马华新诗史国际研讨会》会内会外，有人有怨言，说学者的学术研究，似乎忽略了“本土性”的论述。

是的，如果大家是着眼学术词汇“本土性”与“可见度”，那确实是被忽略了。因为，很少学者在报告与文本中提到“本土性”。

然而，就学者研究的对象与课题的实质来考量，却不尽如此。有好几位学者的研究对象与记述是非常本土性的。比如许文荣的论文“〈第一片现代叶子〉——马来亚首位现代派华文诗人杜运燮与其1940年代的诗”就是一个例证。

许文荣很本土，他撇开其他人的偏好或学场的一窝风时尚，回顾历史地作广泛的寻找、阅读与研究，发掘马华文学史上，真正的第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杜运燮。

许文荣的研究与论述对象是历史的经典，也是他苦心的一种建构。在许文荣之前，马华文坛不应有人知悉杜运燮这位诗人与其作品，但知者与识者似乎都未曾列杜运燮为现代诗人来看待，因为杜运燮的诗与他这个在评论的领域里，都未曾有明确的身份与派系的划分。这主要是杜运燮的诗作，虽然是现代主义，但他的诗思是现实主义的。在漫长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历史上，不少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曾经在语言与诗思的结构和表现里发挥出高度的艺术造诣，所以，鉴于他（杜运燮）没有在言论为他的创作理念与实验，作出公开的炫耀，

以作为一种宣传，主张与建议要诗界效法。是故，并没有很大的关注与批评。他的创作实验。表现与效果；他也未沾沾自喜，以作为风范，试图推广。作为一个诗人，他很低调，不曾听闻他曾与人，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同道，争风吃醋。我以为杜运燮是一个十分谦和温文的诗人。

另一方面，当他被论者议论品评时，马来亚因有被殖民的历史，独立后的种族问题，也还未被纠葛或提升到议论与争论的阶段，没人对他诗人的身分给予严格的关注。文坛的一般见识，可能将他视为中国诗人的人，比知道他是出身于马来亚或道地马来亚人的人多。

许文荣这次将他的考查、研究与论证公开提出来报告，撰文发表，却不是泛泛之谈，而是十分郑重与严肃地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公诸于世。

许文荣非常认真地阅读与实地访问，调查了杜运燮一生的经历、出身、受教育与朋辈的交往，以及言论，而在理论上，以杜运燮的出身与生活历程与马来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先肯定他是马来亚人的身份。

同时，更以杜运燮1940年的诗作具体地分析，再通过旁纪博引，结合现代诗在中西方发展与形成的谱系，及两地相比对应广泛而细致地阐述，理证了杜运燮的诗作与现代诗的渊源与滋养、影响，存在着多方面有层次的脉络或衍生关系，确定杜运燮的诗，不只是形式或语言技巧，还包括诗人本身的一定言论，结构了杜运燮的诗创作，不可置疑的现代诗的本色。

许文荣在上述提到的两个方面，即杜运燮的身份以及他1940年代的诗作的探讨，都非常有说服力。许文荣在叙述、分析与论证上，处处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上的雄辩气势与风度，言辞恳切、坦率、热切，分析说理层层递进，理意明晰，见解明确、理论明朗。我深感，许文荣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他的作为与表现，至为可敬。

(二)

许文荣说：“1940年代这样一个大时代，作为一个诗人，他会怎样去思考个人，民族及家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要在中文桂冠树上铭刻自己名字的诗人，他又必须以怎样的自觉，来为自己建构独特的诗学典律，而非只停留在对前人的学习与借鉴中。”

这是他在考量与评估杜运燮的原则与准绳。我想，他是做到了。

他（许文荣）又说：“在普世性的诗性追求中，他又如何注入本土的元素，使他的诗不只长着世界的翅膀，也有本土的大地可以歇息与停靠。”这是在评价诗人杜运燮的视角，我想也可作为对所有诗人的期许。

我深信我们的诗人多会重视它。

然而，许文荣结束他的报告时，在研讨会上却面对了不少质疑。

首先是关于杜运燮的身份与身份认同问题。那疑问是：杜运燮是马来亚人吗？

我感到非常好奇，其实，许文荣也有所预料。他的论文中，便不厌其烦地考证说明杜运燮，即生于霹雳实兆远，并在那里成长，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而后，杜运燮到中国西南联大专深造，有一段不短的时期在中国工作生活，最后在那里终老。但期间或之前，他曾回返家乡，也在新加坡担任教师，而许文荣也多次引述他的亲属的转述，说明杜运燮心中一直怀想马来亚，把马来亚当做第二故乡，是“我爱的第一个”。

我真想不透，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人会质疑杜运燮的身份与身份认同。

这样的质疑是很难理解的。

马华文坛在这之前，提《麻河静立》是第一现代诗，不见有人质疑白垚的身份与身份认同，难道我们的诗人、作家与大学中文系学生，以为在香港出身成长，只在马来亚居留过几年，后来移居美国的白垚，更有资格被接受为马来亚人，但对杜运燮就感到质疑吗？

对于许文荣考证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应是杜运燮1940年代中的作品，比如《滇缅火路》与《马来亚》。许博士也论证了杜运燮才是马来亚的第一位现代诗人。

于是，又引来会上有人唱反调，指说：那一首诗是第一首现代诗，与谁是第一位现代诗人。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它很重大吗？

这类疑问，自然有理。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见或声音。然而，我觉得言者的发言是缺乏责任感的，他也反映了我们华社举办聚会与研讨会的意义，没有得到参与者的领会与尊重。

其实，许文荣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是非常有意义与值得重视的，他通过了对杜运燮诗人与作品的资料的收录与研究结果，即使抛开所谓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与第一位现代诗人的问题，他的论文在探讨马华文坛的历史与对文学的作品而分析与批评方面，已做出不少具有风范的展示，而他所发掘的资料与论述，对于现有文学史可能存在的不足，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阐扬，对马华文学的研究与开发，是值得省思和借鉴的。历史是不能说空话的，因为历史是存在过时现象与事实。

谈历史，说马华文学史，如果离开了文本，再偏颇或遗漏，到头来也是颠覆而已，于事（问题）绝对无补。

2012.7.12

(楔子)

云从天空缓缓飘落，化雨。

烟袅袅上升，缕缕青丝若有若无，从云。

云和烟看起来都是白茫茫的，虚无缥缈，抓也抓不住，可是当你身处其中时，便会体验到两者的差异，本质上巨大的不同。

如你和我。



云·烟

/ 林颜

黄云熄了引擎，轰隆隆的柴油机声渐渐缓下来，灭了。阿德在码头上把麻绳捆住盐木梁，扎紧。达罗镇向晚的天色绚丽灿烂，远际天空火红一片，落日霞辉相映，将一切景物都染成绛红色，残旧的几排木板店屋如髹上一层古董色，更显得暮气沉沉。

达罗镇面朝宽阔的拉砂河口，河水如一泓巨大的平滑镜面，映着满天霞光，颜色由嫣红变粉紫，再转深赤，溶溶渗渗，慢慢黯了下来。黄云望着一天乱舞的红霞，放下跳板，缓步走下万利号。他点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给阿德，两人默默地望着夕阳沉落在对岸逐渐朦胧的红树林里，不知谁说了一声：“去吃饭吧！”两个人影便移步离开码头。

苍凉而残旧的街道，空荡安静，两人在黄昏稀薄的残照里行走，黯红色的天光将他俩的身影拖得长长的。偶尔和横过街道的一个熟人问好，都是什么时候到近来好吗的客套话，寂静的街巷恍然有了短暂的热闹。在灰茫茫的暮色中，一切都是静止的，达罗镇像是逸入一个至深至沉的睡眠之乡，仿连时间都凝固了。

黄云迈开步伐朝老李的食店走去。“快点，等下老李打烊了就没有东西好吃！”

两人快步踏进老李的食店，弥漫的烟雾浸入发霉的空气中，细微悉悉的声音，是老电风扇在天花板上喘气，炖肉在锅中飘着熟悉的香味，却又隐隐带着一丝行将腐朽的气息。老李正在炒菜，大概是自家膳，热油篷地一响，菜下镬后冒起一股白烟，手一边忙着一边向他俩打了个招呼：“怎么这样迟？差一点就没有东西招待你们了。”

老李太太迎了过来，肥胖的脸颊闪着一层油光：“刚到呀？想吃什么？”

阿德笑着回答才赶了一趟木桐，接着扯了一些家常，又望了望黄云。“照旧吧！两菜一汤，先来两瓶喜力。”阿德听到有酒喝，咧开咀笑得连眼珠子都不见了。

夜色徐徐攀上老朽的木板店面，古棕色的牌匾绉据在食店一角，李

氏餐店在昏黄的灯光下映着一丝幽芒，仿佛在诉说逝去的风光岁月。

黄澄澄的啤酒在玻璃杯中晃着，白色气泡冒上来，黄云啜了一口，咀边沾了层白沫。阿德正在翻看几天前的报纸，边看边咒：“岂有此理，木桐又要跌价了！”

黄云睨了他一眼：“有起有落。这是自然现象，像你的高血压，当心点，何必穷紧张！”他毫不在乎地说着。是不在乎了，黄云心里想着，诺莉亚的脸在黄色液体中浮现，朦胧的脸孔，朦胧的黑眸。诺莉亚，黄云心里无声的喊着，你真的不在乎了吗……

（那是三年前的中秋节，黄云驾着万利号，从白沙河拖了十多排木桐到拉稍板厂。黄昏时分，刚向厂经理琳伯报告和呈交木桐表后，船泊在板厂前的小码头旁，阿德在后舱起火烧饭，黄云拿了毛巾步下跳板去冲凉。

有两个女孩在码头边洗刷衣物，一块肥皂突地滑了过来，他伸脚挡住，捡起递给短发的女孩，另一个长发的看起来较年轻，腼腆地用华语说了声谢谢。黄云还记得她那头乌黑及肩的长发，几绺披落下来，垂在那双深邃空灵的黑眸前，脸孔被落日映得绯红，他只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内心深处仿佛被人用针扎了一下，一阵酥麻，却又舒服得很。

那是他第一次遇见诺莉亚。

黄云当时还以为她是华人，因为她那白皙的肤色和细长的瓜子脸，眉乌黑而幼，双眸如两泓清涧，随时可以把人浸死在里面。后来他向板厂的量木员布迪打听，才晓得原来她是马兰诺人，曾在达叻华小和木胶三河中学念书，因此华语说得相当流利。那个短发的是她姐姐黛顿，两人刚来几天，姐姐在板仓绑木块，妹妹是文员。

黄云与阿德在万盛公司工作将近五年，两人主要是打理万利号拖船艚舡，平时按公司指令去白沙河和拉稍板厂运输木桐，从木山营的木塘拉木筏排去拉稍或长滩板厂，有时则拉着载木板艚舡去丹章玛尼转给外国货轮。常常因赶时间交货而连夜从拉稍拖着艚舡或木筏到丹章玛尼，两天两夜不眠不休，黄云占着年轻力壮，也已经习惯；个性沉稳的他从未出过乱子，因此拉稍厂经理琳伯给他封了个外号“金牌扎拉甘”、“扎拉甘”是伊班语舵手的意思。

拉稍板厂平时锯的都是马拉卡木板，有时也锯兰彬木板，板厂工人多数是附近甘榜拉稍的马兰诺人，有些伊班人和几个华人。板厂建立在伊干江畔，位于拉稍河口下游不远处。)

(一)

黑。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黄云感到自己好像飘浮在一片乌黑的空间里，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都被黑黯吞噬了，一片空无。这样隔了好一阵子，时间也仿佛停顿了，然后在某一端，有光亮起来，又像有光沉下，那种感觉，如一支火把在水里燃烧着，有亮光而没有炽热的感受。

眼前开始出现波浪粼粼的黑水，倒映着河岸上郁葱葱的林木，宁静得没有一丁点声音。红树林落叶如雨，林丛里突然亮起来，一棵会发亮的树，闪着荧荧火光，宛如整棵树在燃烧着。黑黯中黄云觉得满眼皆是熠熠颤颤的萤光，如星星闪烁，千点万点，如明珠水坠，实实虚虚，兴兴灭灭，在水面荡着，一晃一晃的，荧荧然如千百个小灯泡亮着，如瞬息间的因缘附会，光影和合，余沫似的载浮载沉。

燃烧中的漆树！黄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惶，他仿佛看到诺莉亚深邃的眼眸，在黑暗中闪着泪光。诺！他大喊，诺！黄云挣扎着向前跑，河岸边全是黏土烂泥，踩下去如踩在厚厚的棉花糖被，黏着脚不放，他觉得自己在喊诺莉亚的小名，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黄云在红树林中跌跌撞撞，却怎么也走不动，腿重得抬不起来，而那棵发亮的树一直与他保持相同的距离。他挣扎着，拼命向那棵树爬去，诺莉亚……！

黄云惶恐中醒来，在狭小闷热的船舱里，阿德的鼾声在后舱规律地传来，悬挂在一角的小风扇怎么吹也吹不走心中那团纷乱。这已不知是第几次作同样的梦了，他打开右舷那扇小木窗，冰冷的月光泼面涌来，如水一般，凉凉冽冽，照洒在床铺上，如照在心上，沁入心肺，他心里一紧，夜空中那枚月亮罩着薄云，淡得像一颗忘了擦掉泪的眼睛，模糊黯淡，渐渐的，一滴泪掉落到床铺上，化开了……

（那天天气十分晴朗，早上还刮风下雨，可是傍晚的时候，一天都空了下来。板厂的办公室对着伊干江河湾，斜阳淡扫在水漾漾的河面，满天光影缱绻。黄云吃过晚饭后在翻阅当天的报纸，琳伯突地开门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女孩，黄云睨了一眼，是诺莉亚，他开始心跳加速。

“诺莉亚，货仓里的灭火筒下午送来时，你检查过了吗？”琳伯声音里透着不悦。

黄云听不到诺莉亚的回应，琳伯声音提高了一些：“那几个灭火筒是已经过期的，你知不知道？”

黄云看着诺莉亚低头羞怯地站着，又答不出话，心生怜悯，便向琳伯说道：“经理，好心你别吓坏她了，她刚来不久，那会熟悉这些细节，你那些过期的灭火筒就放在我船上吧！改天我经过诗巫帮你换过，万利号那几筒先放在这里。”

琳伯想了一下，“好吧！看在你这个金牌扎拉甘脸上，下不为例！”他拍了拍黄云肩膀，跟诺莉亚说道：“以后货送来时，要详细查过，不懂就要问，知道吗？”语气缓和了些。

诺莉亚点头应了声是，感激地望了望黄云，便退出办公室。黄云

注：1）漆树，地方名Rengas，落叶乔木，树皮红褐色至黑褐色，呈规则浅纵裂，易片状脱落，常有黑色树液渗出，对皮肤有刺激性，易引起斑疹。树高可达30米，胸径可达1.2米。



也随着她的脚步走出去，板厂前面的平台都是盐木搭建，延伸到伊干江旁，万利号就泊在办公室前面。黄云望着灰黯无尽的天空，飘着无数朵棉花糖似的云块，风一吹，浮浮晃晃，像永远没个生根落地处，如万利号；这艘航行了十年多的拖船，换过两次机车，船身阔四米，长九米，船舱高二米多，一个星期大概行驶二百公里，航程不远，但航行时间特别长，因为背后总是拖着长长的木筏，船跑起来像蜗牛，在河上慢慢移动。有时顺流行驶，不时要纠正后面拖着的木筏，免得散落；更多时候万利号就像抛锚一样，逆流时半个钟头才移动一点。来来去去，有时只能休息一晚或几个小时，便要开船，仿佛一直都在旅途中。

黄云瞧见诺莉亚娉婷的背影，孤寂地转入往宿舍的小径，天色渐黯，一切看起来模糊不清，忽然那个背影啊了一声，黄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原来诺莉亚误把小径旁一截麻绳当作蛇，虚惊一场。她对黄云尴尬地笑着，黄云心里一荡，年轻的心总是特别容易触动，他们就这样开始熟络了起来。）

(三)

拂晓，明媚的晨光中，伊干江散发出梦幻般的美丽，河边淘洗的甘榜妇女，沐浴在眩目的粼光里，天真活泼的小孩随大人们戏着水，高脚屋窗户颜色艳丽的窗幔，漂亮鲜明。早晨的伊干江宛如镶在绿色大地的珠链，在晓光里闪着珍珠般的辉芒。

凌晨刚下过雨，清澈的浅蓝色天空被洗涤得如钻石一样澄净，弯弯的如一个大穹窿，覆照在粼光闪闪的伊干江上。在透明的空气里，仍有些微的雾气氤氲，万利号缓缓地移动，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木桐筏排，如一只风筝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在风中摇曳。整条木筏移动得极其缓慢，不仔细观察，好像仍在原位，一动也不动。

晨风混合着水气，吹过黄云的发梢，万利号正驶过一道河湾，整条木筏在阿德的铁船逼迫下慢慢弯曲。七点钟，太阳在伊干江面绽开来，无热无光，只是一团亮白，替河岸边的稻田丛林抹上一层近乎感伤的雾霭迷蒙，说不出的虚缈恍惚。

昨晚接到指令，从长滩把这十排杂木木筏拉去达罗板厂，黄云一宵无眠，现在只觉眼皮沉重。他唤了阿德操控驾驶盘，便步到船舷，弯身探手河中，兜了些水洗脸，水花激溅，刹那间黄云仿佛看见一只白鹭自水露中的绿色稻野里飞起，远处伊干大桥如虹彩一样跨过两岸，桥墩下流过一堆又一堆的浮木残骸，晃晃悠悠，除了掌心的寒冷，一切都是那么流晃不定。

（自那一天起，黄云总是藉机把万利号泊在拉稍板厂，每个黄昏，吃过晚饭后，他和诺莉亚相约在靠河岸的焚化炉边，一起走那条沿江而建的铁路轨道，看晚霞渐渐染红西天，落日把他们并肩走着的身影拓进缓缓流动的伊干江水中。

黄云每次看见诺莉亚，心底总觉满满的，两人的恋情逐渐明朗，布迪不时取笑他什么时候作马兰诺女婿，他不置可否地默然微笑。倒是琳伯有所暗示地问他家里的情况，家人能否接受异族通婚的观念，黄云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

那天他们与往日无异地在铁轨旁踱步，诺莉亚谈兴十分浓，说了很多东西。“你看天上的云，一朵朵无牵无挂，多么自由自在！”她的眼里有梦幻的光彩，“有时候，我真想像云朵那样，四处飘浮，到处为家，无忧无虑，快乐逍遥！”接着她指向那座十多米高的焚化炉，浓密的白烟直往上冒，一蓬一蓬，如云朵一样，延绵不绝，缓缓飘上天空。

“那些烟，看起来多么像云呀！”诺莉亚若有所思地说道：“云和烟，给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缥缈无间，但两者的本质却截然不同。像我们，同样是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却分成华人和马兰诺人呢？你和我，不都是一样的人类吗？”

两人坐在铁路的横木上，望着焚化炉口冉冉升起的白烟，似云，被风一吹，四散飘扬。黄云答非所问地说：“今天锯的木桐大概多是未干透，那些湿木屑尚含有水份，被火一烘烤，水先蒸化成云气上升，之后木屑才着火燃烧，化烟。这些烟云溶合，所以看起来像一朵朵白云，随热气升上高空。”

“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烟，燃烧中释放熊熊热情，却要挣扎着升上蓝天，而你，如云絮一样早在澄净的天空飘浮，俯瞰冲上蓝天的我，我们就像云和烟，虽然相似，却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诺莉亚清澈而深邃的眼神闪过一丝哀怨。

黄云心里明白诺莉亚话中的意思。他知道诺莉亚的家庭背景与他有点相似，生父在她念中学时意外逝世，本是天主教的母亲后来改嫁给清真教徒的继父，母女三人也入了教；她的继父对两姐妹有非分之想，因此姐妹两人便寄居在甘榜拉稍的姨妈家，她们是靠绑木筏的姨父推荐而得到板厂的工作。

诺莉亚的母亲其实是达叻镇的华裔，从小被送给马兰诺人领养。在那个年头，养不起子女的华裔家庭把女儿到处送人，是很平常的事，这也说明了诺莉亚为何看起来那么像华人，因为她有一半的华裔血统。

黄云踌躇了半晌才道：“诺，相信我，尽管我们的文化和信仰不同，但我对你真是真心的，像云和烟，换一个角度来看，烟飘向高空，溶进云里，让云产生变化，落成雨水，滋润大地，这是一种相遇相知的机缘，不也是很好的结局吗？”

“不是我不相信你，云，你知道甘榜里的人怎么说吗？我在跟异教徒谈恋爱！云，我真的希望你能入教娶我，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诺莉亚的声音渐渐轻得像一缕烟，似有若无地飘着。

“诺，你要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说服我的家人，”黄云说着，发现自己咕哝起来，“也说服我……自己……”

两人忽然沉默下来，目光都渺渺茫茫，像触着了一点很扼要的什么似的，半晌没有说话。）

(四)

这一场雨，由中午开始就断断续续的下起来，整个伊干江河面的天空被雨水湿得模糊迷茫，染成一片灰灰蒙蒙。

黄云慵慵倦倦坐在驾驶盘后，回首望向木筏排，在灰蒙的雨，只见那一条条半浮半沉的木桐横陈，宛如一具具浸得泛白的浮尸，列队排着，互相牵拖；而他则如出殡仪式开路的道士，拿着桃花剑，摇着铜铃，呼魂唤魄，万利号柴油机喀隆喀隆地响着，仿佛在为这些树桐的葬礼奏着丧乐。这一列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浮浮晃晃，映着雨天无尽的灰白迷蒙，更添一份沉重，如浮萍似地尽自漂着。

雨打在驾驶盘前的玻璃窗上，风呼呼地呻吟着，落雨的天幕灰扑扑，远方有雷隐隐作响，黄云心里渐渐起了郁结，听见船前轻响，瞟了一眼，是阿德在雨中拉着他的钓杆。黄云欠身站起来，摸出裤袋那包压得扁扁的烟，抽了一支，又递了一支给阿德。阿德笑着说：“反正在等涨潮，闲着没事，钓几条鱼来加菜。”

万利号行驶大半天，午后四点多才赶到砂威河口，这条半天然半人工的狭小河道，从伊干江往西割向拉砂河，水位太低时到处泥滩，影响船只航行，容易搁浅，两人便把万利号泊着等潮涨。

黄云望着河岸边一行行退潮后的泥黄色渍痕，他弹了弹烟蒂，再深深吸了一口，内心那团郁结才慢慢消散……

（那是一个周日下午，板厂休息半天。

那天黛顿整个脸都肿起来，一双手臂长满水泡，红红的，煞是怕人。她又不耐痒，不时用手去搔，所以双手遍布疮疤，有些还流着脓汁，看上去像患了牛皮癣似的。

诺莉亚带黛顿去小商店买药膏，黄云刚好在跟管理小商店的春叔对算账单，看了心里直起疙瘩。春叔说：“她是对漆树⁽¹⁾敏感，最近板厂在锯杂木，有些漆树木桐，一些人对它特别敏感。上次木山经理老谢进山，只是碰巧站在一棵漆树下，被风那么一吹，他回来整个人就肿胀得像泡面，吃了一阵子抗生素才好的。”

“漆树真的这么毒吗？”黄云咋舌，望着黛顿。

“也不一定，因人而异，你看布迪那么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可是百毒不侵，你把漆树液涂在他身上都丝毫无损，我看他是名符其实的毒仙，哈哈！”春叔笑着，口里开始滔滔不绝，他以前是伐木承包商，年纪大了才转而经营板厂附设的小商店。“漆树大致可分为五种，这里常见的是两种，一类叶形尖如芒果树叶，一类则是椭圆叶子，在沼泽林或河岸单株生长，极少成群，这一带的漆树树皮呈红褐色龟裂状，工人多是用刀砍树身证实，它所流出的液汁是黑色的，所以很容易辨认。”

春叔吩咐黛顿明天最好上诗巫去看专科，黄云帮诺莉亚替黛顿抹上一些止痒膏，又买了一些止痛药，便同诺莉亚姐妹一起回宿舍。

黛顿回宿舍休息后，黄云便拉着诺莉亚一起走去码头。两人一路无话，黄云直觉地觉得诺莉亚今天有点异状，可又说不出，他感到她掌心冷冷濡濡的，眼神仿佛飘得很远，然后诺莉亚开始自言自语似地述说一个湮远的传说……

“在我们族人的长者传说中，漆树是一个少女化身而成的。相传在很久以前，在砂威河畔的甘榜，有个美丽的马兰诺少女，她爱上了一个跑船的华裔小伙子。由于语言不通，小伙子欲爱不敢爱，少女却真诚地奉献了自己。小伙子答应回家乡叫人来提亲时，少女容颜发亮，乐得像蝴蝶般飞来飞去告诉整个甘榜的人。小伙子回去后，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少女的脸逐渐黯下来，不争气的肚子却一天一天胀起来。少女每天在岸边遥望，却总望不到小伙子的船。有一天，甘榜的人发现她失踪了，整个甘榜出动搜寻，但一直没有踪影。在少女张望的岸边，神奇地长出一棵树，这棵树在无星无月的夜晚便会发出一种气味，吸引成群的萤火虫栖息在树上，如一棵燃烧的树，发出亮光，在漆黑的夜晚指引河道中行驶的船只，安全抵达目的地。许多族人都说这棵树是少女变成的，以指引她爱的人归来。原来那个小伙子回去后，征得父母亲的同意，当天就急不及待地赶来报告好消息，该晚经过砂威河时适逢退潮翻船出事，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寻获。”

黄云听了久久不能出声，只觉恍如隔世，黯然道：“这是我听过最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

“其实不止这一个典故”，诺莉亚的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飘过来，“漆树的马兰诺话也叫情树，我外祖母曾经告诉我们，以前甘榜有许多恋人喜欢以漆树作为爱情佐证，互相触摸漆树以示真心，只要一方假情假意，他便会全身肿胀发痒。有些情侣爱得如胶似漆，双双把血滴渗在漆树液里，以示永不分离。”诺莉亚望着黄云，继续说道：“相传爱情就像漆树，可望而不可及，除非你将自己的血液和它的液汁渗溶，否则你永远都不能触摸它。因为害怕被爱情伤害，没有勇气去接受和面对爱情，就像那些因为害怕被漆树灼伤的人，一辈子都不敢去触摸漆树，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牺牲与付出，怎么能体会爱情的真谛呢？”

黄云瞟了诺莉亚一眼，欲语无言，想微微报以一笑，那微笑却在半空中僵住了。

“我继父要我嫁给朋固鲁的儿子，云……”，诺莉亚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能给我一个承诺吗？”

黄云的心刹那间沉重起来，他看着诺莉亚，那双乌黑的眼眸像一潭深邃的漩涡，脑海中却浮现母亲那委曲求全的面貌。

“云儿，妈妈不是反对你娶诺莉亚，只是你父亲死得早，黄家三代单传，你是家中唯一的男丁，不孝为先，无后为大，如果你入了教，那么黄家便失去了香火传承，你自己觉得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母亲那晚的话仍在耳边回响，声音中充满无限的哀痛和无奈。

黄云感到手心渗出微汗，并且轻轻地颤抖，诺莉亚一定感觉到了，她转身向他凄然一笑。黄云歉意骤生，在亲情和爱情的取舍之间，他只觉得不能对不起母亲，却又愧对诺莉亚，难道爱情真的不能超越文化和信仰的藩篱？

诺莉亚微颤的声音响着：“云，这段婚姻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你，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只能成为永恒的记忆，不会有结果，或许这一切都是宿命，不过我会把你放在心里一辈子……”眼眶泛着泪光，诺莉亚默默望着远处：“只是我真的很不甘心，云，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真的像漆树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吗？”

黄云沉默良久，双手紧握，指节都泛白了，还是说不出话来……)

(五)

雨慢慢细了，风静，天空横斜着几道长长的灰白云絮，遮蔽西垂的太阳，一道阳光从云朵缝隙中进射下来，如拖船上的探射灯，照着灰蒙的空间，予人无限期望的遐思。黄云正坐着闭目养神，甫一睁眼，便瞧见这番光景，他发怔的望着那道光芒，诺莉亚的影子隐隐浮现。

雨终于停了，空气中仍带着水气，迎面扑来，弄得黄云一脸湿冷，远处的河面被刚露脸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漾着粼粼星芒。砂威河口的河水红得发黑，黯红色的河水与伊干江的泥黄河水交接处相汇，形成一道红黄分明的界线。

白日将尽，夕阳低低地悬在河岸的丛林上空，把伊干江涂成一幅静谧的画面。一束残阳悄悄越过舱口，滚落在阴暗的舱内，无数的尘埃在阳光中上上下下舞动着，舞动着……黄云闭上眼，内心那股莫名的纷乱又肆虐起来。睁开眼，他掏出烟抽了一支，喷出一口氤氲的烟，他一直瞅着那缕烟在空气中消失后，才发现阿德正注视着他。

“水位开始升了，要先进河道吗？”阿德问。黄云探首舱外，水光沼沼，江水已开始上涨，他瞄了瞄表，六时五十分，点头，按了开关，机车开始喀咚喀咚嘶叫起来。阿德在船头拉起铁锚，望着船尾的木筏开始缓缓移动。

在伊干江河流朝北奔向海的那一端，整片天空弥漫着绛红的霞晕，万利号映着暮色驶进砂威河，缓慢得水波不兴，船头一点一点割开水中倒影的天色，如滑过一面镜子……

（拉稍板厂大火，黄云当晚在白沙河木山营，翌日赶回，只见工人宿舍和锯木厂房被夷为平地，剩下一些焦黑的残垣断梁仍冒着烟。身在火灾现场的员工向黄云转述当晚的情形：

“那真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火，在甘榜拉稍的居民都感受到那股热浪。”

“火头不知从何烧起，没有人知道，到发现时已太迟，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水泵的水根本救不了……”

“那时大家都在看电视现场转播羽球比赛，八时三十分吧，忽然停电了，我们还以为发电机出故障……”

“锯木厂传来爆炸声，接着火光四起，许多火舌从厂房不断窜出，当时风大，火势越烧越烈，宿舍也开始着火，我们都急着把贵重物品搬到空旷的锯屑场，呼叫声此起彼落，现场一片混乱……”

“火光冲天，一片火红的光亮照耀夜空，夜晚如同白昼，整个天空涌着红霞一般的浓烟，可怕得很……”

“到处都是烧焦味，板仓的木架垮啦啦倾倒，火焰中木板四野轰鸣，化烟的化烟，不化烟的，烛泪似的淌下……”

“我第一次看见屋顶的锌片，被火烧得如冥纸，一片一片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着万千火星，转了几圈又落下来……”

“诺莉亚不见了！火灾发生时她还在宿舍里，可是大家在搬东西时，没有人看到她的踪影……”

“诺莉亚失踪了！那晚我看她情绪低落，便让她早点休息，那里知道……”)

(六)

夜凉，晚风中万利号拖着一排排木筏，拨水前进，水流一波波划过船身，河面拖曳起一道镶白边的长浪。红湛湛的砂威河水浓得发黑，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夜色渐渐加深，将眼前的树林染黑，然后四面八方拢聚过来，逐渐朦胧。万利号滑过行行树影，冷森森的，黄云只觉得夕阳沉灭，星星捻熄，有风自空中吹来红树林的气味，天地间的空气像墨水瓶里打泼的蓝墨水，黯蓝地漫延开来，整个夜浸泡在灰蓝色的忧郁里。他打开船顶的探射灯，一道强光直照前方的黑水。

天色已全黯下来，除了探射灯下那一片光亮外，四周像泼了浓墨似的什么都看不见。阿德在最末的木筏尾端捆绑着一根短棍，当作灯杆，挂上一盏风灯，以示位置。柴油机嗡嗡响着，单调的节奏听久了似乎成了必然的存在，黄云觉得有点头晕，那股纷乱的感觉又来了。

“今天的潮水不够大，水位还是太低，依我看，到了一半就过不了！”阿德在一旁耽心地说。

黄云低着头，沉思了片刻，道：“不要紧，我们能过多少就算多少！”

“阿云……”阿德犹豫不决，看着黄云一脸已下定决心的神色，便啜嚅着静下来。

黑暗中，灯影明昧，木桐闪着微微磷光，长长的木筏排缓缓穿梭于弯来伏去的砂威河中，像条巨大的蟒蛇在河面逶迤而过。黄云一手握着驾驶盘，一手转着探射灯，注视着迎面而来越见狭窄的河道。

阿德拿着手电筒，踏上小铁船，拉了一下引擎，吼一声溜去后头，在弯角处，用铁船骑着木筏，转尽舷外引擎的油门，蟒蛇开始弯曲。

在砂威河里驶了近两个钟头，黄云越发觉得今晚一切都不顺利，机车水泵出了毛病，不能全速行驶，不然应该在半个钟头前就到拉砂河了。他看了手表，八时三十分，心中一动，八时三十分，那晚的火不是在这个时辰开始燃烧吗？黄云看着前方，探射灯所能照到的视线里，只有乌黑的河水和两岸的丛林树影幢幢。

九时五十分，雨又开始纷纷飘落。万利号在黑黝黝的砂威河中蛇行了三个钟头，黄云下意识看了一下表，不自觉地加速，希望快点越过这弯延无尽的河道，不然可能赶不及交货。阿德仍在后面冲来冲去，铁船碰一声靠在木筏上，机车声是唯一的声音，在黑夜中绵绵响着。

雨势越来越密，风呼啸着，黄云瞪着窗玻璃上汨汨窜流的水影，墨黑夜色把玻璃裱裱成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的乱发，疲累的眼神和衣服上的污渍。他看着半透明的自己，像一个忧伤的游魂，在夜里飘荡，寻觅他那不知漂浮在河中某个角落的躯壳。黑水如爪，将他一点一点浸湿，溶蚀，流走。他不由自主地推前了油门杠。

“轰！”一声，黄云只感到背后一阵发热，整个人伏倒在驾驶盘上，他转身只见机舱一片火光，机车正迅速起火燃烧，他立刻拿起窗角的灭火筒，拉盖，倒转，嚓一声，碳酸嘶地喷向火堆，但只喷了一半就像撒完尿般弱了下来。黄云急忙拿起地上的麻袋，跑到船边浸湿，再转回机舱，阿德即时赶了过来，铁船叩一声碰上船尾。火势越烧越大，后舱的几桶柴油也开始冒烟，黄云仍无知觉地试图用湿麻袋灭火，阿德冲上去抓住他，叫道：“别救了，弃船！”黄云死命地摇头，挥舞着手中的麻袋，阿德拉了他就往铁船上跳，船儿冲过木筏排中间时，“轰隆”一声巨响，万利号船尾火红一片，在漆黑中又爆出一连串火球，船身开始倾斜。

火红的烈焰将河面染得一片红光，宛如白昼，黄云望着船身缓缓沉落时，火焰入水嘶地冒烟，那一股股浓烟直往上冲，黑色的烟在雨中泛着白光，看起来更像云，黄云心头一震，仿佛看到诺莉亚那双哀怨的眼睛，诉说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云和烟……

就在这一刻，黄云看见了诺莉亚说的那棵漆树，那棵孤独发亮的萤火树，如他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整棵树闪着荧光，在砂威河边，在万利号沉没的一刹那。他和阿德两人坐在木筏上，被雨淋得浑身湿透，黑色的河水漾着火光，整件事情发生得太快，阿德仍在一旁喃喃地重覆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那棵发亮的漆树竖立在河岸边，岸边丛林的树木平时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一刻，唯独这棵树在漆黑中发亮，整棵树栖满如繁星似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像燃烧着一般，荧荧晃动，喧哗灿烂。黄云心中颤悸，好像瞧见诺莉亚娉婷的背影，在荧光中晃动着，耳边回响着那一句话：“云，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真的像漆树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吗？”

踏在木桐上，黄云慢慢移动脚步，只觉足下虚虚浮浮如踏云雾，感觉一股冷意从脚底升起，那一团纷乱又在心里迸发开来。他想起诺莉亚说的话，相爱的人把血滴渗在漆树液里，就永远不会分离，心里忽然有了决定，嘴角微抿，在阿德的呼叫声中跳进河里，黑暗中，朝那棵荧荧发亮的树缓缓游去……

（火灾后第三天，诺莉亚的尸体，在河岸边一条条待绑成木筏的木桐间浮现，她身体紧挨着的，是一条漆树木桐……）

尾声

云化雨淅沥洒落，淋湿了烟，烟成灰烬纷纷随雨飘下，两者溶合，逸入葱翠山林。

水归水，尘土归尘土，不管如何差异，凡是源自大地的，终究归于大地。

如我和你。马

感慨

/ 陈政欣

经过黑白默声到有声有色的电影时代，穿过从局部彩色到全色彩的缤纷年代，从大银幕宽银幕到如今的3D（三维）画面，虚拟的世界带给这代世人多少梦寐的想象与欢乐空间。

卡带式的录影时代开始时，一窥世界经典艺术殿堂影片的梦就开始萌芽。CD、VCD、DVD出现之后，搜索搜集收藏经典影片已成为很多人的癖好。

如今下载成风，再加上搜索引擎的神速功能，世界上任何影片，只要用心去搜索，没有不能找到的。所有的经典所有的禁片所有的情色，弹指按键间，尽收录到硬盘里。

至于收录影视的硬盘，价格能被下载客接受的3.0T（3000G）硬盘已经上市。1.5T（1500G）或2.0T（2000G）的庞大硬盘能容纳多少梦幻，屈指一数，更是让人惊叹。

在那DVD的时代，到中国的地摊市场淘碟，比逛街还更有趣。除了漫无边际的各类影片，时不时还能淘到向往以久的惊喜。但这些终究还是要用钱购买，所以还是要有个取舍，还是要有个价值的衡量。有时就是因为一时的衡量失误，走宝时的懊恼更是缠绕不散，懊悔终日。

如今上网搜索，要那一类的片子，弹指之间就能找到，还有诸多版本（如导演版或未经删剪版），和众多影频格式，任君选择，而且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就说最近走红的一套迷你影视剧集（The Pacific）《太平洋战争》。这剧集分为10集，通常的影频格式是约500Mb，整套约7G。这是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制作的战争片，投资款项上几亿美元的大制作。片里头的战争场面都是壮烈宏伟，是套经典式的影视作品。

然而，在观赏每一集之后，总要面对一个问题。

这影片是好的，但要保存还是不保存？这思虑，总是让人无限惆怅。

想想：只需光标移到删除（delete），一按鼠标的右键，这耗费亿美元沾满演员们一身心血的经典作品，就被扫到回收站（Recycle Bin）。再按下“清空回收站”，这宏伟的制作就永远被清除得灰飞烟灭，这上亿美元的投资，在电脑的硬盘上已不留任何踪迹。

在删除与回收站间，总是想：在这有生之日，是不是会再来回顾这套影片？

再往前看，未来的日子方长，佳作会接踵而来，要收藏？收藏得了吗？

手指在“删除”与“清空回收站”间犹豫时，回味下从VCD与DVD里走过来的日子，到如今能如此奢华地，动辄就是“删除”的境界，就不禁会无限感慨。马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来看一看这里的一所
华小，来送精神粮食与礼物予华小生。

去年首次拜访，一别经年。当今年知道还会再来时，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挂念，有一种远来探亲的感觉。这些孩子还好吗？老师还在吗？（后来才知道，校长已退休，职位悬空着。）

这里是瓜拉彭亨，这所华小称为北根港口育华华小。虽然距离关丹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若非职责所在，真的是不会无端端转进来。

既然不相来往，对于“远方亲戚”的挂念或能沉淀如河沙，甚至已大江东去。

从关丹前往北根，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越过丹绒隆坡桥。

越桥而入，可看到衔接关丹的丹绒隆坡正涌现新气象，各项发展计划先后成形；有已投入服务的政府大厦，有超市，餐馆，有新落成的住宅区，而正在兴建或待售的单双层房屋比比皆是。

这里一度是椰林与甘榜，烧鱼与马来美食的特区，正努力摆脱沼泽、落后与传统的旧名，一再求变中，预料不久可转型为关丹另一新卫星市。

离开这里就能转入刚建竣不久，笔直又宽阔的关丹北根大道，它已因为首相来自北根而一改当年的“委曲”，却因此成为车祸黑区？原来，得，也是一种失。喜，最后会成悲空？

/ 林迎风

探亲

在抵达皇城北根之前得左转，眼前是另一片乡野，窄小乡路数不清的分叉沉默地延伸，少车而多牛羊，这样的路引领我到北根港口。

上次来时迷了路，须停下来问人才找到目的地；这次同样迷路，又得停车暂借问。有了方向，却还是没一丝熟悉。向前摸索，直到看到河畔与渔村，看到两排简陋木屋，总算是确定它的位置。

它与丹絨隆坡有点相同之处，沿河处正大事发展，旧木屋在拆除，新建筑物在兴建中，另一个变化正悄悄的展开，而华小，仍坐落在两排简陋木屋之间。

用两排简陋木屋之间来形容它的位置，或许会让你错误感觉它的处境是苦不堪言了，其实不然，它是鹤立鸡群的昂首着。由旧校舍与钢筋水泥的新校舍组成，是这个乡区近乎豪华的建筑物，让人为它感到高兴。

校园的围墙上悬挂崭新招牌，堂堂正正写着它的华文名字。校园内小小告示牌，黑板上也都写着华文字。

可是，全校十多名学生都是友族子弟，没有一个华人子弟。这所华小就像是被遗忘了的古庙，没有香火却继续有教无类的存在着，所培育的这些孩童，就是我形容的“远方亲戚”。

今年，在黝黑的肤色中，童音一样。当我翻开报纸教他们读着标题，听着他们以不纯正的华语回答时，一再错觉这是神州某一区的乡音。在朴素的面貌，纯真的眼神里，我们灌溉了什么？

离开北根，我提醒自己要挂念这些乡音，希望日后它会是我们的骄傲，而不是我们的失落。

不纯正的乡音，应该会更悦耳动人。马

中学时自资数十令吉买了一把吉他，专程到青草巷的组屋跟阿顺学几手，了解什么是和弦，什么是1234567；过后买一本吉他说明书，自创几手，就这样自耀为天生音乐人。

离校后，阿荷曾鼓励我认真学习乐谱，不定性的我终究没有深入，一直停留在几个和弦之间；单纯的音符，也创作了几首单纯的歌。

单凭这些认知就自称音乐人外，来到东海岸时还开吉他班教课，真是胆大妄为之极。

我这种水准如果让谢继麟知道了，以他率真的性格一定要笑脱大牙，甚至会像他和燕萍私下形容我说：这个老三八……可是，他一直都不知道在音乐人当中，有我这个不成气候的朋友，更可惜的是，今天也无法以此博君一笑了。

从学吉他谈到继麟，因为他才是天生的音乐人。

然而，2013年开始，大家只能以文字或其他方式来怀念他了，因为他于1月9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他的离去，我为他写了一则挽联，同学会用来刊登在报上挽词上；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他，和其他有关他的文章刊在《南洋商报》里。我之所以再写，那是因为我和他有几种关系。

继麟毕业于槟城韩江新闻系，他是第五届，我是第三届，我们是同学关系。

用吉他的声音， 送已故谢继麟

/ 林迎风



他和我一样，一离校就加入《南洋商报》服务。他曾在玻璃市办事处，1988年调任总社。我和他有同事缘份，可自豪说是“南洋人”的关系。

现任《南洋商报》助理总编辑的他，语文能力之强是公认的，对新闻工作的认真与付出更让人竖起姆指，根据一则有关他的报道，形容他工作时是一尊佛，赶工时不吃不喝，除了为一解烟瘾才会离桌透气。

虽然我在东海岸，他在总社，身处不同的办事处，除了创作，我们也是烟友关系。

《南洋商报》执行总编辑陈汉光在会议上曾这样形容继麟：“继麟是严格的，对新闻有高水准的要求，不少记者都被他训斥过，然而，这些人都会回头来感谢他。”显然，他的要求高与严格是受人尊重的。

在公事上，他不时会私下联络我，让我知道某位同事的问题，要我协助提醒对方改进。我在想，向来扮黑脸的他，之前一定是因某事直接指责有关同事了。

在工作上，我们不得不扮白脸或黑脸，却只为真心希望同事加强能力，迎接及克服更多挑战。能将心比心的同事，都会了解主管的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继麟也被形容为草根音乐人，他的作品反映时事，也透视人生。我还收着他那年摇滚期的卡带。

多年前已是乐坛名人的他和《中国报》总编辑张映坤更是相知相惜，两人也有不少作品。映坤在送别仪式上，让人感觉友情的可贵之处。

继麟不只自己出专辑，他的作品也有不少歌星选唱，包括大家都熟悉的黄一飞《一百万》、还有谢嫒嫒、关德辉、山脚下男孩、周博华、童欣、年少等，海外歌星如郭富城也曾选唱他的作品。

他弹吉他真有一手，音乐教父李宗盛到访大马时都愿为他多逗留一天，足见他受重视程度。

虽然，我今天已换了一把好吉他，尝试想弹到像他那样的水准，却已无法让他为此多逗留一天。

1月9日，在史盖（Skype）上与新闻主任景华及晓婷谈着公事时，手机短讯响起，是老总庄宗南传来继麟逝世的消息。一阵震惊后，我稳住情绪，继续和主任讨论要解决的事项。

不到一秒，晓婷在史盖上打下继麟往生的消息，我继续撑着，不想公事中途而断。紧接着，景华也在史盖上传来同样的消息。

那一刻，我只打了一行字：我放弃指示，由你们研究及决定。

之后，我关上史盖，违背了对自己的承诺，打开原已抽身而出，关闭近一个月的脸书。因为只有重开，才能进入同学会的群组，看到同学们的留言。

是的，继麟走了，我怎能伪装不知道，我还在支撑什么？我岂能不留一句慰问？

担任助理总编辑的他走后，同事从此少了一个严师良友，在工作越来越挑战底线的今天，更让人惋惜。

我和继麟是同学、同事，也是朋友，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烟友，欣赏之间，没有太多激情。

但是我和继麟却有一次最亮的火花。那是为2011年702韩江新闻系黄金十年同学会回校日而燃放，至今仍在网上如星光闪烁（有兴趣一听，可按此链接：<http://youtu.be/L10XNBfr0eQ>）

那年，槟韩新一些同学蠢蠢欲动，要办第三十年后首次的回校日，于是通过脸书招兵买马，我有幸参与其盛，为此写了一首词，当时立刻想到要找继麟作曲。

电话中，他二话不说，数天后交出作品，还特地到录音室完美制作，我们兴奋地联合先付费，将作品制成光碟，以便出席的同学能一一分享。还记得，那晚是由汉光从吉隆坡亲自将光碟带过来，未能出席的同学知道后还坚持要索取，真的是洛阳纸贵呢。

这一首《再相聚》写的是三十年内的变化，写的是三十年后能再相聚，以及期盼还要相聚。

702那晚，我、典武、天带和易雄等不同届的同学，在台上，在继麟的歌声中，和全场同学一起唱，那时候心是热的，情是温馨的。过后，我合唱的照片被继麟评为“装腔作势”，无论如何，不论他如何形容，我们都是喜悦的。

今天，通过网络再听这首歌，听继麟用吉他弹拨出来的音符，听网络上留着他的声音，几度眼眶发热。

看着家里已陈旧的吉他，我捧在怀里，想弹到“很像”他的水准。吉他声中，希望他在另一边会听到。他一定是笑着听，笑着批评：这样的水准…… 马

那天在图书馆内
我遗失了
陪伴两年那冷衣
纤细的丝线
薄薄着母亲的叮咛
唤出温暖
赋孩子一体的窝心

昨天在我生日前夕
你送我
一件全新的黑色冷衣
小小的心意
勾勒出丝丝甜蜜
拉链靠拢之际，我听见
爱的奏鸣曲

今天冷衣躺在袋子里
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折射不出寒意
拉链它隔着一路路径
冷衣它静静，无
奏鸣的舞曲

后来我卷起这冷衣
圆成一个球形
在独眠的被单下滚动
将辗过的睡意，轻轻
呵成忆你底小眠

/ 赖殖康

冷衣

刺青

/ 黄翠云

刺青
前身
如一支笔梦游
裸卧之躯以意志辩证：画与皮
是光影浮动，舐血的剑
为了化蝶
游走墨色凝结的
灵魂 栖身于乳
瞬间绽放
菊 山林
血绿的女体
寻觅魂与魄分离前
诗意附身的自己
终于修炼成欲色横流的
痕 马

复活节

诗人在每日的
第廿五个时辰
找到了复活节

少了标题
名字是清梦 马

/ 李宗舜

如何下台

三十以后坚决不写诗
六十依然推敲方块字
漏斗在计时
台前幕后有阶梯
一辈子台前看戏
一辈子幕后化妆
剧终鞠躬下台
午夜循序猫眼
隐喻的话题
好湮远 马

在公开的场所
秘密结社
进出暗道
可以风
可以花
也无所谓
风花雪月

马

回到 历史现场

对影

摩天大楼与萎缩矮房
竞赛时光
烈日长影高照下
不要比高，只能比老

马

/ 陈伟哲

偷窥

世界给我一个无知
我叫他潘多拉盒
以试验化的身影
注明他的存在
偶尔放在雨季边陲
录下雨点跑步时烂泥四溅的声音
偶尔搁置在钟摆边际
让幻觉熏陶时间
有时我闷了就会偷窥
一心想透过瞳孔
挖掘死气沉沉的风景
我折叠光景的身躯成细线
一截一截抽拉
与光明拔河，使劲
把抽筋的黑暗扯出你的眼睛
还白昼一些故事
给鸽子寄出国外
那些没有落款的明信片
堆积荒芜的岛屿
晕开土壤安稳的手臂
将迷路的夕阳拢上岸
让子夜一片干净的漆黑
抹掉海蚀的挽歌 马

城底的油路陆续发行
如时事日月更新
从路口这段蔓延
以树根伸展的速度
铺陈迷宫
那年迷路的我
现在已是城门
唯一的守夜人
乃喜欢蹲踞在起点
思考城里的典故 马

城底

風雪戀星 變奏曲

/牛油小生

【題記】

台灣合唱作曲家冉天豪 2008 年以四首徐志摩的詩譜了合唱曲，曲調委婉動聽，以“風雪戀星”為名為一個系列，小生參與的合唱團有幸能夠在馬來西亞新山演繹這套曲子，一開始彩排就馬上被打動了，詩詞隨著旋律流淌，和聲乍緊還舒，牽動歌者，亦牽動每位傾聽的心。變奏，實是有感而作。

晨起的茶杯響起叮叮當當的清脆
調羹拌攪著一夜忘了加糖的夢

熱氣氤氳害我看不見你了

摘下眼鏡

把心情擦拭乾淨

被單的皺折依舊朦朧地雕刻著我孤獨的輪廓

那蜷縮的身形

電風扇緩緩搖頭

嘆息著吹走最後一點溫存

打開窗

凌亂頭髮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

【雪花快樂】

南國的雨潮濕了一季的心情
滴滴答答其實是我在走進你心房的步履
我只在夜裡輕吟
稍微為你驅走日裡積累的悶熱
與肌體上黏稠的汗漬
哄你入眠
一首搖籃曲
假如我變成一場淋漓的大雨
遮掩萬里灼目的光明
請不要害怕
不要躲在屋裡
請收起傘
邁開腳步來到我的身旁
我們跳舞
一首首華爾茲
一首首青春無敵

肚子那麼大要不要緊？

要不要減肥？

不如就把問題丟給鏡子，但它能給我什麼樣的答案？

是不是該少吃點什麼？

不吃煎炸油膩不吃甜品零食嗎？

【我有一個戀愛】

是不是該多做點運動？

仰臥起坐好還是腹肌挺身好？

肚子那麼大不要緊吧？

穿鬆一點的衣服將就遮掩一下難道會被一眼看穿嗎？

再不然就使勁收緊肚子過生活應該不會一洩氣就露餡了吧？

不知道你在意嗎？

——只要你願意

面對著那飽受光害凌虐的城市夜景/我該往哪裡尋找一顆明星/摩天大樓閃耀的燈火/像插入雲端的/火炬/瘋狂燃燒著夜的黑/月色顯得多麼憔悴/更何況是一顆/幾百億光年外的/星光穿越無限遠的時空來到你我身旁/卻被無情地拒絕/彷彿你我都是可悲的瞎子/等我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太遲/因為我們早已沉淪/竟把夜色畫得如此不純粹

【為要尋一顆明星】

虽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娇艳的鲜花也有枯干零落的时候，但是文艺营并不是结束，它反而像是起跑线上那一宣示开跑的枪声。当然我一直以来并没有这种感悟，在参与文艺营的这两年里，从事前工作到营会的进行，甚至活动结束后善后工作的时间都是从一堆作业和课表中挤出来的，一切仓促得让人不知该留住什么。也许是有的，只是被劳累冲刷得无影无踪了。就这样办了一次又一次，来到了第三届的文艺营，虽然表面上大同小异，不过却因为参与者人数偏低而差点流产，工委们因此而陷入迷茫与恐慌，要知道文艺营的讲师们都是难得抽空应邀的，所以活动的取消绝非儿戏，最后在工委与老师的讨论下，大家决定无论如何都得硬着头皮把文艺营办下去。当然，原因不外乎是不想破坏自家名誉，但是无心栽的柳却有长成的一天，是我所感意外的。

花 开 的 灿 烂

记2012新纪元文艺营

文 / 吴安琪



来自吉隆坡的徐谦弘，今年12岁。
右为贺淑芳老师。



全体营员大合照。

我在文艺营结束后遇上一位营员的家长，他说他的儿子今年五年级，自小喜欢看小说，因为从面子书上知道许友彬老师来文艺营演讲，便向父母要求来参加。家长当下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文学这回事长大后就会自然懂了，不需要特别学习，而且孩子的

年龄还小，他不放心就这样让他一个人来参与活动。但是，当他看见儿子与不同年龄层的朋友玩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拒绝把他送来这里。我记得他的儿子，那个第一天扛着比自己还要大的行李袋来报到的小男孩，那个因为对空调敏感而常常戴着口罩的小男孩，那个向我要了五张稿纸打算晚上写小说参加文学奖的小男孩，结果那篇诙谐的武侠小说获得小说组二等奖，还深受贺淑芳老师的好评。

看着这么一个小幼苗出现在文艺营，还有他那稚嫩纯真的作品，难免感动。想起在中文系的第一堂文学概论课，老师说文学这条路特别艰辛，所以只有一般的坚毅及努力是不足够的，还需要互相扶持的同伴。可不是吗？我们这一路走来，当时的初衷被一而再的挫折磨损，常常会因此而感到寂寞寒冷想放弃，但是多亏有了伙伴的鼓励，我们得以再站起来，继续走下去。我于是和那位家长说，明年请你也一定送他来参加，因为这里会给他养分给他温暖。

看着小男孩捧着奖杯奖品随父亲离去，我突然好奇男孩会不会继续写小说，就如我常常好奇我们一直在办文艺营，但到底让谁认识了文学。可无可否认的是，文艺营无形中让许多含苞待放的花朵绽放了，虽然万物总有凋落的时候，但来年会再花开，而文学界将因此而灿烂。马

文坛消息

第十二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



“第12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奖”得奖人与嘉宾及评审合影：
(前左起) 刘育龙、刘志强、吴德芳、李子松、陈达真、陈泽清及许友彬。

配合2012年华总主催的第十二届全国马华文学节，留台联总今年继办的第十二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比赛。主办单位共收到公开组44篇，以及学生组26篇参赛作品。经三位评审许友彬、刘育龙及周锦聪会审后，得奖名单已经出炉，许多新人也脱颖而出。

第十二届马华儿童小说创作比赛得奖者名单

第一名：卢育培《阿布的巡海之旅》

第二名：李荷珍《猫山王之战》

第三名：刘玉玲《把你的颜色送给我》

优胜奖：林俐娜《幸福的雨点花》、郭淑梅《孔雀鱼》、

丘国志《登山》、方肯《作业不见了》、王秀慧《我要当校长》

学生族优秀奖：吴倩仪《末日方舟》、林雁雁《我的小秘密》、陈伊琳《记忆里你的美》

2012年新纪元文艺营



（后左起）姚淑丽、萧雯佳、邱贾芯、文艺营顾问罗罗、
小说评审贺淑芳、营长骆俊彦、副营长何姿倩、黄雪菁、王优贤。
（前左起）杨育珊、洪维良、陈伟哲、徐谦弘、马愿越及文健和。

这次三天两夜的第三届文艺营，由新纪元学院主办、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协办，附设“文艺营创作奖”，发掘文坛新秀，并呈现文艺营具体效果。由活动讲师担任比赛评审，即诗歌组评审为辛金顺、散文组评审翁菟君及小说组评审贺淑芳。年龄最小的营员徐谦弘今年12岁，来自吉隆坡，他的小说《幻剑神侠》赢得小说作品二奖，真是可喜可贺。

辛金顺提醒营员，诗歌创作中晦涩与直白之间要把握好，并对一些参赛作品中意象运用的纯熟和清新表示肯定。

翁菟君则在散文剪裁与语言雕琢提出一些建议，厘清营员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模糊与混淆。

贺淑芳在小说组点论中表示，就整体而言，营员在语言表达上有待加强，但创作概念不错，并鼓励营员发掘现代生活小说题材。

2012新纪元文艺营创作奖得奖名单如下：

小说组

- 首奖—洪维良（柔佛）《明天的早餐》
- 二奖—徐谦弘（吉隆坡）《幻剑神侠》
- 三奖—陈伟哲（雪兰莪）《百家被》
- 佳作—文健和（雪兰莪）《记得》
- 佳作—马愿越（吉打）《三千烦恼丝》

散文组

- 首奖—马愿越（吉打）《逗留》
- 二奖—萧雯佳（雪兰莪）《桑心》
- 三奖—姚淑丽（彭亨）《明天·路·会更好》
- 佳作—黄雪菁（彭亨）《水晶球》
- 佳作—邱贾芯（雪兰莪）《放不下的你》

诗歌组

- 首奖—姚淑丽（彭亨）《躲猫猫·碰到你》
- 二奖—陈伟哲（雪兰莪）《寄雨城》
- 三奖—杨育珊（檳城）《果》
- 佳作—马愿越（吉打）《末日恋歌》
- 佳作—王优贤（彭亨）《愁·灵感》

黎紫书任新纪元首任驻校作家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长期以来积极推广马华文学和文学创作，实行“驻校作家”计划，不定期邀请马华作家及文人驻校。旨在于校园内提供一个艺术与人文氛围的园地，鼓励作家、艺术家或民间学者走入校园教学和交流，与学子们近距离互动，分享其创作及学术研究成果。

今年“驻校作家”邀得国内著名作家黎紫书小姐莅校指导，并拟定为期两周的课程，上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五时以后。讲课时数共计十小时，课程收费为三十令吉。参与的学员须自备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简写》，以在课堂中阅读及赏析其中的作品。

国外艺文佳音

李忆菻《遗梦之北》 荣获2012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

马华小说家李忆菻去年刚获得第十二届马华文学奖，最新长篇小说《遗梦之北》获选2012年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这也是继黎紫书《告别的年代》获选2011年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后，另一本马华小说作品赢得此荣誉。

该作品以马来半岛为背景，作家把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事物写成小说，反映当时社会气息，以及人文氛围，充满象征意义。

第二届台中文学奖

辛金顺〈英语教学〉获得台湾第二届台中文学奖新诗第一名，颁赠奖金新台币六万元，奖座一座。

活动看板

月树尾牙特别秀—— 罗斯玛之恋

《罗斯玛之恋》，一个充满诗意却又荒腔走板的热带寓言，2013年1月12日在台北牯岭街小剧场首演。2月2日，罗斯玛越洋回到吉隆坡，以歌声和幻影，倾诉一场世纪婚礼，噢，抱歉，是一段世纪恋情。

艾立森、区秀诒、陈柯杏联手呈献《罗斯玛之恋》，万勿错过！

日期：2013年2月2日（星期六）

时间：7:30 pm

地点：月树 Moontree

乐捐入场（至少RM15）。赠玫瑰花茶一杯，让玫瑰花香盈满室。恕不赠送钻戒，请自行储蓄购买。

地址：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moontreehouse@gmail.comW

部落格：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惊花一瞥@槟城

尼雅、贺淑芳、梁靖芬、陈头头、刘艺婉 文字+摄影展

展览：2013年2月20日至3月11日（星期二休息），12~9pm

分享会：2013年3月2日（星期六），7pm

地点：Chai Diam Ma, 15, Lebuq Queen, 10200 George Town, Penang.

LevArt年度“同游乐”讲座

作为一个擅长策划旅行路线的组织，LevArt曾经带领许多旅游爱好者出游，前往令人向往不已的国境，比如尼泊尔、西藏、蒙古和印度等。

LevArt的创办人林悦，将与她的旅人朋友，分享过去曾同游过的国家，以及即将启程探索的地方，比如吉尔吉斯斯坦、香格里拉、印度和日惹等地。讲座同时也播放短片和幻灯片，配上精彩的描述，以达到视觉和听觉并重的效果。如果你是旅游爱好者，也喜欢更深入的旅行方式，并在旅途中结识志同道合者，欢迎出席“同游乐”讲座分享。

新山同游乐讲座

日期：3月9日（星期六）

时间：7.30 pm

地点：南方大学学院四楼大讲堂

入门票：乐捐

联络：07-5586605 ext120（图书馆）





《卵生年代》

作者：龚万辉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

ISBN：978-983-2812-80-7

定价：RM23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青春是卵生的。

卵生少年的进化过程，像水底的鱼扑上浅滩，努力地用胸鳍学习行走；
像鳃膀慢慢演化成肺叶，摸索着呼吸的另一种方法。

像一只鸭嘴兽的自伤。

像一颗掉落在时间差之外的，孤本的行星。

骆以军推荐：

这组“卵生”隐喻，过于喧嚣的孤独，将暴乱的哭泣与耳语定格成一个内向、自封、破碎（且汤汁进流）的静置剧场。细节与细节，线索与其背后之隐喻，必有其阅读维度和景框必须再叠焦再覆盖的，那沉静与柔和后面被封印的恐怖暴力。这样的小说技艺之执念，它们已形成龚万辉自我独一无二的风格宇宙了。

作者简介

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曾就读于吉隆坡美术学院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目前从事文字和绘画创作。

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散文首奖、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小说首奖及散文首奖、海鸥文学奖等。

著有小说集《隔壁的房间》、散文集《清晨校车》和画册《比寂寞更轻》。作品收入九歌《九十三年散文选》、《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等。

2012年获《联合文学》杂志评选为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之一。



《童梦书》

作者：吴鑫霖

文类：短篇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ISBN：978-967-11436-0-5

定价：RM30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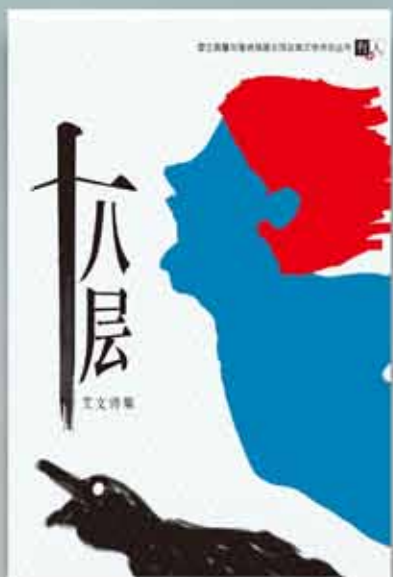
吴鑫霖第一部小说集，选入2008年至2012年期间曾发表在报章的24短篇小说。大马作家黎紫书在序言里说：“吴鑫霖以特别冰冷的死亡、性爱与孤绝等情景，书写小说人物。”

大马作家郭史光治说，吴鑫霖的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南洋、干燥、泛黄以及许许多多的家族谱系，闷热不带风的热带雨林，那些被书写的主角，许多是在面对现实重压时，显得一无是处的边缘人。他们为生活、爱情与老死等人生课题深感困惑和挣扎。

作者简介

吴鑫霖，1987年3月生。双鱼座。马来西亚马六甲人。高中毕业。现为自由撰稿人、编辑、小说作者。

曾获韩江学院学生文学奖、星云文学奖、海鸥文学奖、台湾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庄玉霖局绅全国孝亲敬老征文奖、南洋大学微型小说奖、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亚军等。编著：《培风园丁：张雅山的生平与口述历史》。作品曾收入《准备好了吗？》、《作家的家》。



《十八层》

作者：艾文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

ISBN：978-983-2812-77-7

定价：RM20

有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收录诗人艾文2008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部份为组诗或短诗，是新世纪过后复出诗坛的一个收获。透过大量采撷自社会现实或日常生活的题材和资料，包括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礼俗惯习、市景风情、社会众生相、节日现象，以一种相当简约节制的文字语言意像带出嘲讽批判的意味，在这里批判嘲讽通常是非常含蓄婉转的。

在这部诗集中，艾文大量的运用口语和写实的语言视角，紧扣住社会现象与人生百态，成为推动字里行间一股庶民生活集体潜意识的力量。

作者简介

艾文，原名郑乃吉，1943年生于槟州。祖籍广东惠阳。1961年开始写作，1963年槟城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华小校长，为海天诗社与棕榈社成员。

作者其他著作：

路·赶路（诗集）1967，海天出版社

艾文诗（诗集）1973，棕榈出版社

大马诗选（诗选集）1974，天狼星诗社

根的岁月（诗文合集）1981，棕榈出版社

蓝与青（诗文合集）1988，威省客属公会

Titik Nuansa（巫译诗选集）1988，雪中华堂

马华文学大系【诗选集（一）（二）】2004，大马华文作协



《淙淙丹江3 芝兰传奇》

主编：陈雯爱

文类：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7月

定价：RM12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东海岸三州联委会
吉兰丹州联络站出版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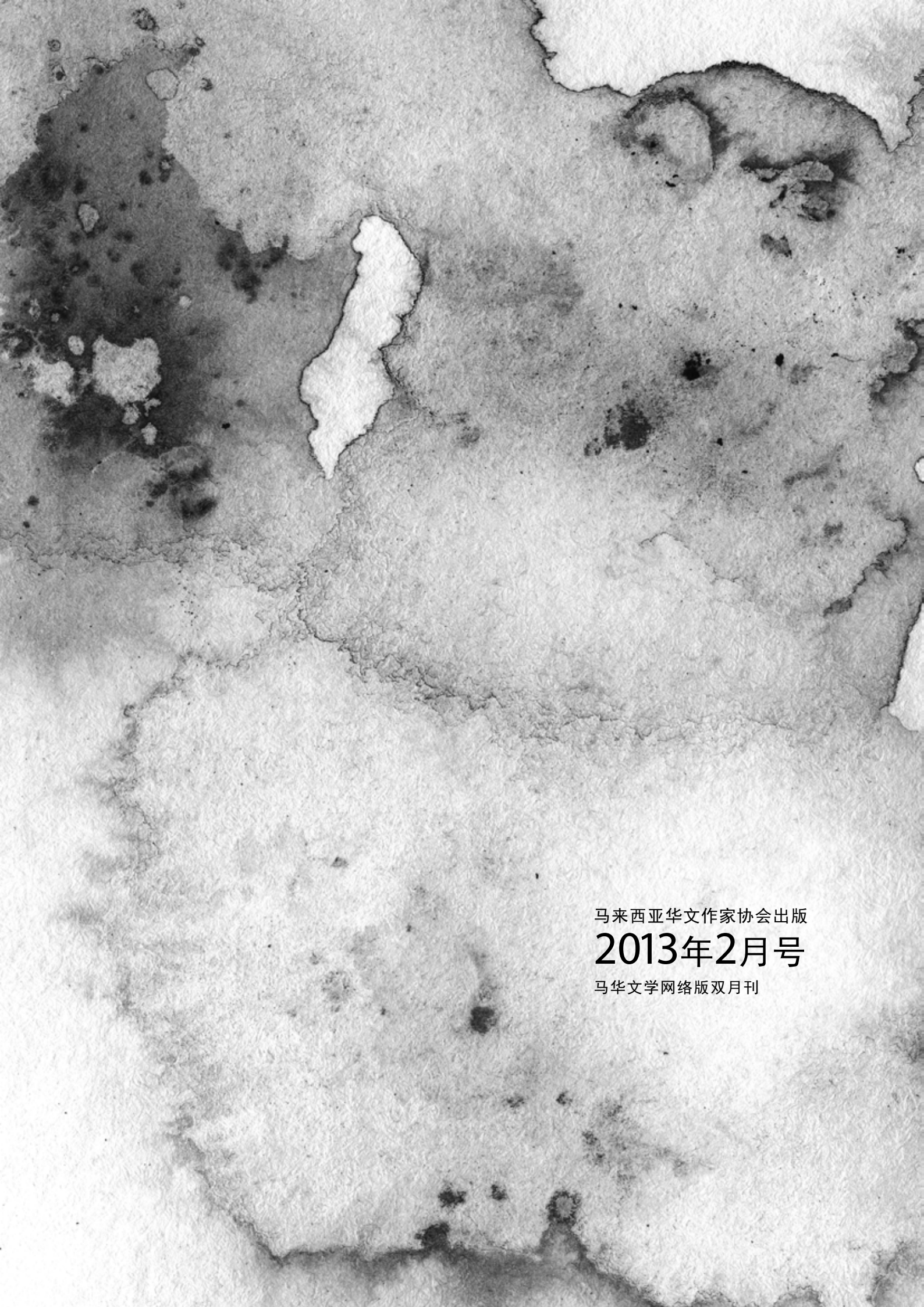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属于吉兰丹人的文学创作合集，集合了作者51人，体裁涵盖了诗、散文、杂文、小说等。宗旨是促进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因此获益，并自我提升。

主编简介

陈雯爱，博大会计系毕业，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作协东联丹联站主席。曾为《南洋商报东海岸版》专栏作者。曾荣获《影响我最深的华文老师》全国征文比赛公开组特优奖。目前于吉兰丹中正中学执教。

稿約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3年2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